THE MAN WHO SAW ME



Ferdinando Frega

GILLETTE：看见我的那个人

我从来没有幸运到拥有一位导师。

在我生命的头二十七年里，我遇到的几乎全是女人。各种性情、各种敏感、各种智识与人格高度的女人。也许生活只是想提醒我一个基本的真理：我也是一个女人的儿子。而且是怎样的一个儿子。

然后到了1992年。

一场政治竞选，围绕着一位来自科森扎、从事教育行业的企业家展开，他后来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成了意大利议会议员。这场竞选改变了许多事情的走向。不是因为政治本身，而是因为我有机会结识的那些人。正是他们为种种可能打开了门。

在一个建立在归属之上的世界里，我是个新手。没有人能明白我是从哪里来的。

问题总是同一个。

“为什么没有人引他入门？为什么没有人把他收在羽翼之下？”

他们把我看作一块还没有人动过手的粗石。

邀请、接近、提议从不同方向而来。它们往往出自与文化、历史或真正的内在成长关系不大的环境。那些世界靠的是依附、支配和单纯的权力运用。

我怀着尊重观察它们，但保持距离。

有些房间我不想进去。

我也没有进去。

后来有一天，我接到一个电话。

是Gino Domanico，一位真正的人生导师。

他是一位选择献身教学的大学教授，拥有那种罕见的沟通风度，既教不会，也模仿不来。才交谈了片刻，我就明白了一件当时在我看来荒唐、而我至今仍然相信的

事：

我刚刚遇见了那个我将把自己成长的重要部分托付给他的人。

他请我吃晚饭。

那从来不是一种拉拢，也不是一堂正式的课。Gino有一种特别的天赋：他能读懂灵魂和头脑。我的灵魂和头脑在他面前大概就是一本打开的书。

他从不解释他的角色是什么，也不说他来自哪个传统。他只是留给我一句我从未忘记的话：

“有一天，当你真正看见我时，无论有没有屏幕，你都会知道我是谁、我在哪里。”

即便还是新手，我也明白了这些话的意思。

我是一个敲着神殿之门、请求光明的人。不是物质的光，因为我们俩都不在电力公司工作，而是那种能让一个人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光。

Gino做出了第一个欢迎的姿态。

然后是Tonino。

他是那个机构里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，只观察了我很短一段时间，就问出了那个我已经听过许多次的问题。

“为什么以前没有人看见他？这些年他都在哪儿？”

答案很简单。

“他在科森扎工作。他生在雷焦卡拉布里亚。他认识半个世界。人们在乎他。他也是我们中的一员。唯一的区别是，在天主教洗礼之后，他再没有接受过任何其他的入会仪式。”

这个回答就够了。

我获准以恰当的方式、在恰当的时间，踏上那条留给寡妇之子的道路。

从那一刻起，Gino再也没有牵过我的手。

他不需要。

他的一个眼神和几句话就够了。和他在一起，一段沉默所包含的教诲，可以多过一本五百页的书。

然后那一天到了。

我在长椅之间找到了他。

沉默。几乎严厉。

那个地方要求一种特别的姿态，先是内在的，然后是外在的。

在沉思室的外部空间——迷失脚步大厅——短暂的休息中，我们并肩站在一起。他走近我，没有多说什么。然而在那一刻，我们都感受到了同样的情感。

一种从未褪去的情感。

三十三年后，它仍在这里。

也许因为某些相遇并不属于过去。

每当我们忆起它们，它们便继续为我们启蒙。

TFA
Ferdinando Frega

附言：

写完这个故事后，我觉得马赛克里缺了一块真正的碎片。夜里几个小时的思考，就足以让我明白那是什么。

那年夏天，Gino住在他海边的别墅里。他邀请过我好几次，有一天晚上，我终于找到机会去敲了他的门。

他以一种我从未忘记的深情迎接我，也正是在那一次，我认识了Teresa，他一生所爱的女人。

她年轻、优雅，天生亲切。她不属于那种想要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。几分钟就足以感受到一种活泼的智慧，伴随着一种罕见的能力：能理解站在她面前的人。

她在银行业工作，担任要职。在随后的岁月里，我从熟识她的朋友和同事那里听到过非常相似的评价：Teresa拥有不同寻常的直觉，以及几乎立刻就能判断一个人是

否可靠的非凡能力。

我们之间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默契。

很容易明白，我们俩都深深在乎同一个人。当然方式不同，但底色是同样的情谊。

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关照的心灵上的姐妹。她从不用言语表达这些，但我常常觉得，她也认出了某种相似的东西。

然而，那次见面产生了一个更重要的结果。

它证实了一个时间从未推翻的信念：一位好导师几乎总是通过走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的眼睛显露出来。她不取代母亲，也不与母亲混为一谈。她补全了这个男人作为人的肖像。

而我的导师就是这样的男人之一。

致以诚挚的问候，
Ferdinando Frega